

晉書

十六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咸子瞻 咸子瞻

贈弟等 故弟等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巨

羊曼 弟 弟

光逸

阮籍字輔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永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親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聞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皆下而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无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无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禾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季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内侯徙散騎常侍籍卒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士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今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噫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
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
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授使焉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重籍雖不拘礼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
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號吐血數升及將餐
食一蒸脆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號因又吐血數升毀
瘡骨立殆致滅性非籍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籍弔愛畢便
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礼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
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
能為青白眼見礼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擇
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礼法之士
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籍曰礼豈
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酤酒籍常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
既不自嫌其大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天姿而死籍不識其父

晉列十九

二

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
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
使堅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晉元四年冬卒時
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
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鄭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
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應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若若鸞鳳之音卿音
手蔽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
是脩惟礼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以
稱鄉黨長聞鄰國下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辟蠱之處禪中
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宅宅也行不敢離縫隙動不敢出襌襜自
以為得繩墨也然炎兵火流雥邑滅都羣蠱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
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曾懷本趣也子渾字長
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決不得復
尔太康中為太子庶子

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
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任散騎侍郎出濟卒咸典選曰阮咸自素寡欲深
識清濁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得虛遂
不用太原郭英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醉不覓歎焉
而居母喪縱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勿婢飭而自從
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与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
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其親知絃歌酣宴而已与從
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太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
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藉弗之許荀勗每與咸
論貞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子瞻字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
辯辭不足而宜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

晉刊十九

三

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存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无忤色
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卒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
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
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
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无競如此東海王越鎮
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与王承謝輒鄒攸俱在越府越与瞻等書曰礼
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孝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孝之所後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礼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
不若親承章句小兒毗阮无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
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无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
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瞻
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
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变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
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寶靈光賦賦曰
胡人遙集於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驛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
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
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
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夏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
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嘗白陛下不以臣不
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僂從事不敢直言者竊以今王臣威風赫然
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明臣亦何可憐火不息正應端拱
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
劾帝有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
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
書令郗鑒以爲非礼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尔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
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并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
資君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爾同受顧託多不答固求下車

十四

五列十九

四

嶠不許垂至臺前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
好展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詔約見正料材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
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詔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楊
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之策雖累世而年數是淺主幼
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北乱矣會廣州刺
史劉顥卒遂苦求出王道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
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
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機元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每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
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
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
社亡矣姓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意有所思率尔褰
裳不避晨冬至或无言恒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

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无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草之間王衍嘗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汲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蘊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衍談言寡而口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屨有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具脩後為黃門則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乃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翬翬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增季皆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鳶鴻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无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尔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一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

世宗

卷十九

五

明帝其父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鈇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場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保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謂保伏兵殺之保眾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劉州少時暴發渴見保為崇遂卒朝廷甚憚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道康亮以其名士常供給不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道平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

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
還諸人相与追之裕亦宿時流當遂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
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玄論難甚
精嘗問謝方玄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方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爲長
於是備評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不須廣孝正應
以礼讓爲先故終日靜默无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嘗有好車借无
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數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国子祭酒俄而
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
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貴之或問裕曰子
辭徵聘而宰一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驥能私計故耳
年六十一卒三子儋亭普儋早卒寧都陽太守普驃驍騎諮議參軍
儋子歆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方齡及歆子弥之元熙中並列

晉列十九

六

顯位

嵇康字叔夜譙国鉅人也其先姓奚曾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
山家子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
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孝不師受博
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服食之事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真之自然非積学所得至於導養得
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
子者心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
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
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
無違越名任心改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
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勿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己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尤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二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鵠而稱貞哉若趣欲其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惟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其茂乃激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更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十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諍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氛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行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患寵自放抗不希古任其所

主表

晉列十九

八

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子不敏好美聞今玉之敗屢增惟塵天公含弘藏垢懷恥之多儋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但若創痍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煩致怨憎昔斬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恐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无營神氣晏如父子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客鄙訊繫此幽阻實貽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忠沮裸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懣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擯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立二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微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助將來左聲允見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是貧富與同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於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

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諸康欲
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
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且因釁除之以
淳風俗帝既昭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為
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豈每
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初康嘗遊平洛西莫伯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
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
授康仍拉豆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罕
然玄遠摟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
足以明帝主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
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
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

晉列傳下

九

郭象之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
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
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
又共居安隱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
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猶人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秀乃自此後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
才嵇意遠而疎吕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統博綜技藝於絲竹特
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
虛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哀亮追想曩昔游宴好感音而
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祖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
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三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兮心徘徊以躊躇
躊躇字在而弗踐兮刑神逝其焉知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
松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會於陰聽

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竹簫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在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三子純悌

劉伶字伯倫沛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先介意常乘鹿車攜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其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俱不可聽仍引酒海內爾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父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父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高燭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屋無室虛靈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危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三百八十一

十一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舊每箕踞枕麴藉糟無思先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兀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皆為建威然軍泰始初對東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冷獨以先用罷能竟以壽終

謝鯨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鯨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入輔政時有疾鯨者言其將出奔父欲鞭之鯨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書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鯨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鯨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有介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鯨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佳達不已勿輿折齒鯨聞之慨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

尋東壁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舊伯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牕中度手牽之牕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准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取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古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巨阮放羊曼桓胤阮孚等縱酒敦以其高雅相賞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便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金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測之惡臣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之士之望明公全主而用之羣情怏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顗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鷹鷂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嶠以獻替忤旨便以翼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眾望以順羣情盡中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觀主上側席達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

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
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
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
胸蓋陸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昭號曰四
登嘗與書曰彥國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
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
尚書郎討齊王囹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
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
為中庶子遂與謝鯨王澄阮脩王昱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
河南騶亭傳笮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
安復為之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其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
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弼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
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乱渡
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儼即到州未
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言列傳上

十一

謙之字子光才季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
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
為爾將令我死有東野輔一歡笑呼余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廂陽人也父謀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
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醱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
盜飲之為羣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
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生矣及過江為溫嶠平
南長史卒官

王昱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太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然不羈初
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比地傳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遂

河東裴遐迭爲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明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互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羖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羖羊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羖羊謂人曰綏居乱世於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羖羊相危害互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羖羊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羖羊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羖羊曰昔楚人上布謂君盜之今羖羊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至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羖羊早喪婦止有二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剋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羖羊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往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云伯高平剡鹽釜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妾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録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楊客來早者得佳設曰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饌乃不如曼之貧率士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曼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鵠臚陳留沮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佞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文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龐雋暴恃國威縱恣尤甚聃耻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斃鎖復百餘吏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入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貴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貴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太妃已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祭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晉列傳本

十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平人君子仁愛公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并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授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蒞逸於越越以閉塞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太傅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君名利其退也聚食和履順以保全真若乃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軌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陰騭鳥斯應者也莊生放達甚且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壞其道術則顧蔑至公紙痔兼車鳴鳶鳥衣肉以茹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環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方櫓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華而不存是以帝堯繼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丁陵於滄溟之瀨松蘿低奎用以優賢嚴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諱名至於嵇康遺巨源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櫓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執琴絕響百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名教終始槍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管輅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无名相彼非礼遵乎達生

十五

秋水揚波春雲斂暎百酒厥德憑虛其性不斂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九

御撰

曹志

庾峻

子張
弟歆

郭象

庾純子勇

秦秀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孝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皇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野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雍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苗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畫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野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孝通識且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无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囑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无復疑後迁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方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王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髓不存皮膚不充自義舉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方世之利者

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王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冠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拍荅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人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選弟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庾峻字山甫潁川陽陵人也祖秉才李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旨不就伯父疑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馬有踉蹌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孝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李見峻流

卷二十

二

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夙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陽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女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掾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荅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火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礼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无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入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服其衣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

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旨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王帛之命其父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官雖有處士之名而先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蜩韓非謂之五蠹雖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古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動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華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匡无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无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

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莅小則使人以器命矣入主進人以礼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絮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入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而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

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人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
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夫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脩名
實著論以非之文繫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
終勅子珉朝卒之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歛時服子珉歆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
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
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倩等謀應劉珉
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末陷也珉爲侍中直子省內
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免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
太元末追謚曰貞

數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要月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
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
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歆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
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旣已均

晉書卷二十

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苦四節之素
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大兮或者情橫多慮宗統竟初不
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凝聖惟質所建具都遺穢
累兮性莊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寞之館天地短於
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
域兮深漠暢而靡阮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
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
部卽是時天下多故機實屢起數常靜默無爲然東海王越太傅軍事
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歆在其中常自神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
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歆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更子嵩
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歆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
意都已盡矣歆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
溫嶠奏之歆更器嶠自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硎多節施之大厦有棟
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歆縱心無外無迹可間後

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以側谷因此可棄越於魯王而問散散類然已其憤憤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蒼云亦官家故尚申王國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臣衍不与散交散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散曰卿自君我我自卿之我自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時年五十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内外莫能論去之求嘉末病卒著碑論士篇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迂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法乃自注秋水至樂一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字謨南博亭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迁黃門侍郎封開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与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之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佐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充曰充輔佐二世苦平也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卿公何在眾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主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開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乱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詆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声各公臨時誼譏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先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禄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

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九才擢授顯任易盛溫言
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
臺免居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主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
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沉
酗之禍所以宣道化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
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九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思覆車之
誠陵上无礼恃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
仕養使據礼典正其臧否大傳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
斷正臧否宜先揆之礼律八十者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
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
於礼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
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
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司徒曹掾
劉斌議以為敦叙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

五目列二十

六

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
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
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
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无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无得歸之理純
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无兄
弟授之遼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内時得自啓
定省獨於礼法外处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
二弟在家不為違礼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
罵辱宰相且放斥以明国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无所遺議河
南功曹史龐礼等表曰臣郡前尹關内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
君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
制八十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无闕孝養之道為臣
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礼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
之魯孝子不匱典礼无衍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十月制欲以駁奪從

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
奮期顓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
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知悼恨前失執謙
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慢是為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
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苟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
人臣不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
志如此則為禮樂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
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
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肅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
以暴慢按奏侯不忠不孝君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
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
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家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
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祚法同兄弟

晉列女

七

无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天
礼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
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礼崇教疇諮留撤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
所由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議由醉以得罪礼律
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
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已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
令釋之定国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
以有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
也大晉依聖人典礼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
人面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
醉戒耳有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国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
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
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不俟
駕之日而後將軍取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

黜貶坐免官初貶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貶整龔車服純率素而已貶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貶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粦

東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札官議崇錫之物粦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終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八人動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

列女

八

虛名為隆寵也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今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軍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文育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魚食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西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遠舊章矣東章議先以呈太純二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召志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粦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无諱請收粦等父付廷尉科罪粦父純詣廷尉自首粦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粦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

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堂置夏侯駿謂朱救苦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坐正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救並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駁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粲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損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粲是議主應為戮首但粲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虜妾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惡猶復不忍皆正其死命秀珍粲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常侍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字玄良新豐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孝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議謚秀謚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刑模此二者實得君子事上之槩然秀驕奢不循軌則詩云即彼南山惟石叢叢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礼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太曾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既孚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子皆金貂卿校

列女

九

列子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斧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耳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責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家恩貸若留者也周公第二子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筆員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礼管子有言礼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与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与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亦議而聞者懼与秀性巨謔佞疾之如讎素輕鄒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先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救

之罪於是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末之知方以吳末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皓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充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允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侍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粲外孫吾今為後春秋書豈滅鄧掣人豈不知外孫親和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盍可父手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毀希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一將皆就加三事令濬還而降于天下安得不感乎吳之末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云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費皆甘之耳今濬率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有王收事忤百除名暉復起為博士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史臣曰月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貳帝納女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入君彀青士作收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尋服膺教義方軌儒門養是養是匪躬懷懷財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整岳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益涇賴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庸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乎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庸三爵酌醯斯作象既攘善秀惟殫惡勇獻嘉謀幾趨鼎鑊

鑊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御撰

皇甫謐字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

東哲

王接

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章豈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朝夕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歟掌然後爲名平作玄平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放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髮饑寒不贍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舍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况吾之弱病乎且貧賤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貴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嗟噫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哭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直方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精志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歲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

柳宣中古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討掾李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千七人及恭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且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下太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之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身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當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堯舜之世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魯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罕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因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實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榮夏繁其實秋風逐暑者冬冰乃結人道以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

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秉駒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予以英茂之遊精於公藝之府散意於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垂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遂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壘焉執高舉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主命切至季慮有司上招迂主累下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得食振藻皇靈成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遜立園不暇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天賦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壘所約也顛倒衣裳明哲咸也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臺登紫閣侍北辰翻然驚睢雜沓英

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矣叙彝
倫存則鼎食三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全曰輝曜志青紫之班聯辭
容服之光粲抱弊褐終年无乃勤乎主笑而應之曰若實可謂習
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之影影也見俗之不容未喻聖王之兼愛也循
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大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方類
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養德含光元
氣溫蒸衆品仰化誣制殊微故進者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
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无穷自然分定兩克厭中物俱靈是謂大同
彼此无怨是謂至通若夫夷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害故蘇
子出而六主大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
没而魏敗孫臏則而齊盛秦蠶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
无常籍臣无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有反賜之
說項奮拔少方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
棄礼喪貞苟榮朝多急者也豈道化之本歟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

乎一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
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至至而无
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聞然而因章不欲示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
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
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
下有不自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礼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
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屋
父黔婁定諡於布衣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夏君平因著貞以
道著昌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至今人皆持難奪
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今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
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輩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矣顯
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无事
之宅父釋利之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
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

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管見之廢立
明列焉伯生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
鵲造號而起文摯復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
華他有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平若人故乞命許乎明
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
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疴弊迷於道趣因疾
抽簪散髮採草人網不閉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
繇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單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且赴京
城稱壽闕外布小人無良致災速禍舉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上有載
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父裸袒食冰量暑煩悶
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
喻翁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太威扶輿就道所苦如鴛不任進路委身待
罪伏枕歎息臣聞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周禍延王叔虞
丘稱賢妻姬掩口君子小禮不同器況臣糠粃糠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

王列十

四

其服也竊聞同命之主咸以畢到唯臣疾狀抱累牀褥雖貪明時懼斃
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毒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
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
旌環俊索隱於傳嚴收釣於涓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
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軍書
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宜
非患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時濟陰太守蜀人父立表以命士有繫焉
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數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
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交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
孔子稱夙夜疆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
難也一讓而退明主之易也若躬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
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文其煩費哉且禮不備貞女取之
况命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軀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在
矣咸寧初又詔男子皇甫謐沉靜復素守學好古龜流俗異趣其以

謚爲孝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要負論者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寡寡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少困頓數矣常懼天譴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負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貞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遜人之死也精散形散鬼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食所以藏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璫比之暴骸文公詹楚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揚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之吾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

楚著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其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歆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持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纒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情爲之制舍石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說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祿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章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

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石土同體魂
爽與元氣合靈實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附附葬自周公來
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
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
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京崇
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
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識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
仕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
頌論難其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
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置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居未
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後已尊賢愛物南士人士咸崇敬
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土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
弟庾亮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不足下

四百八十一

新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
訪獲免廩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廩迎杜弼廩大行誅戮以立威
以方回爲侃所劾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士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僕射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
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之所祐者義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
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貞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
事先陳廩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固惑之情後
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古恭之運於智力之外
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賁兮氏仲任
之洪裔數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羣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
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
璫製文霓以爲衣兮龍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燿兮珮玉衡之琳琅
明景日以鑒金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稀合而靡呈

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通棄於南荆身像韜塵于市北兮瓶壘抗方
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直兮豈改
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
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畧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
凝靈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條忽而不逮兮來者宜昧
而未著三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
而且歎曼三石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
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從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
寒委深而投輿兮庶分藻之不彰芳幽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
區內迫脅兮魚據翼乎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
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
爲衛兮公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牘徒於靈
園兮從馬夷而問津召陵陽於遊谿兮旌王子於柏公前祝融以掌燧
兮毀玄真以掩壘形影影而遂遐兮氣亶亶而愈新挹王膏於萊嶠

兮擗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眎兮聽賦政於三春共範翕而復張兮
百卉隕而更震睨王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懸象之譁畢兮仍
騰躍乎湯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屢言兮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
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戲莅群神兮夏庭兮迴蒼桐
而結知纒鷁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高馳議羲和於丹丘兮謂倒景之
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感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
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遊奧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于流
苟精粹之收存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脩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
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據兔免於月窟兮詰娼娥於葍收爰攬
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溜探龜蛇於
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咄條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燭龍而遊
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蒼
兮頽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觀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

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字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氏管字癸
亂常而感虞字孔搏涕於西狩字臧考祥於婁句踣肆暴而保字顏復仁
而夙狙何否泰之靡所字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字不可思道可知字
不可為求之者勞字欲之者惑信天命字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為匠
乾川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
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徵其不字有豫其泰字有數成形字未容靈像
今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字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字奚聽臆而
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字主惇惻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字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饗食以致好字盍息駕於一澗字曾司儀於有始字延嘉賓於九乾
陳鈞天之廣樂字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鏢其在手字狼弧翹其斯彎晚
瞿大於帝側字殪能罷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字輶
軌整旅北司鬱鬱以宿路字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聲言字衆字鉤陳帥以
扁蜀丘璣輿疎而進時字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脩旃字建雄虹之采
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字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遊光逸字京

五言別二十

八

倏爍微霍字仰流旌垂旒歟收攢纒前湛湛而攝進字後僣僣而力馳
且啓行於重陽字奄挽駕斗字儀跨列戟字闕軌揮玉關字出天門
步漢津字望崑崙經赤霄字臨玄根觀品物字絃復魂形已消字氣猶
存眺懸舟之離離字懷舊都之藹藹字仍繫榮而督引字將逆降而速
邁華雲字依霏而翼衡字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燭字辭字衡心闔翳字
識故居路迷適字情欣欣奄忽歸字反常閭脩中字和字崇彝倫大道
繇字味琴書樂自然字識窮達澹無思字心恒娛舉賢良與字夏侯湛澤
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字首諸賢良策雖所言殊塗字皆明
於正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交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
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自蝕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脩以變大害及法
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
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
及有負俗誇議宜見洗濯者亦各言之虞翻曰字聞字聖明原始以
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嶺豈或有懷道釣竊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件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簞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言言妄舉無以疇咨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之資始四

晉列傳二十一

九

陳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借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憲隄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宏益元敷委命九表重譯叩共衆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三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群生天乃負固放命南真聲教未既豈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泰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興徒不疲飲至數寶千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鏢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冒承正受朝龍馬駢駢駿風于華陽弓矢棄案服于戈敢藏嚴巖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宋聖明有造是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公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摧嶽望帝之封嶠嶽聖帝胡不封哉以毋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錫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且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

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尺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指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絳閔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執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求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整葺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諸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

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晉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郎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過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礼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子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甚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殯理除矣太孫亦躬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

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各散遂
流離鄠社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充
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
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相食虞妻清貧遂以綴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
曰流別集各為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然於世云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
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
父龕龍馬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
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
也還鄉里祭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璆之璽以為憾諷
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

三日而雨注眾謂皙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霽
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皙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
本郡赴喪哀為勸農及辯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
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東子閑居門人垂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
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
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
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
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辛老負金鉉以陳京劉之說齊
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嶷然山峙潛即通微冷覽
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云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
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戶辭價泥蟠深處永戴琳琅之耀匿首
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邕有道而反箠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
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音不抽丹墀步統緒
之章東野遺白頭之車孟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鵠首以涉洪流蹈聲

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鱗徒屈靈蟠於培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馳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肝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海濱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楷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交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臣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王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迄乎書戲羽族翔林蠋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嚴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舊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譚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多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群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眈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

開患端亦作朝遊魏我之宮多孽崢嶸之聲書焚夜歎晨華暮落患不足以衛己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壁官者於郊廟之櫝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宮寧靜蜂蠆止毒能罷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巨無尾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廷有指佞之章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臬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播以曲豈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籍籍以訓世守寂泊以

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吏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遊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艱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
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薤聖籍之荒蕪憫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
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卒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
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乃哲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
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皆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石饑
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矣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
由者三曰天時不愆言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夫春無霖霖之
潤秋繁滂沱之惠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
疆剛於原隰勤蕘蕝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
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
游食廢業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由嚴此防令監司
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
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

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比土不宜畜牧此誠不
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家之
歌起於鉅鹿見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斷草於空
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駟在圉
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
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懇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
功不足爲難烏園成原其利其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
官長終於不破此亦合口之誦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
計荆楊充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
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雨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榮
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澶渠之浸明地利之重
也宜詔司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更今
者繁盛至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生之
復以慰重遷之情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關西郊之田

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益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 仍述魏

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

傳大異則云夏年多眚益王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王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瑱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六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

列二

十四

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曰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鵠之水濱洗沐遂因水以汎鵠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皆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自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
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尉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
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
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驛驕
不撓轡則非造父之驂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
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勉士
王接收譽傳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與字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王鉉
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
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
母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
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
守柳澹散騎侍郎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
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元為平陽太守薦
之於司徒校尉王璜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潛遺

接書曰舉虞夏下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
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覽悟耳是歲三義舉東帝復
阡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
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
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
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
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
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湛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
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賾
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像
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疎且志通公羊而
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

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累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李理義足解三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比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万言喪亂尺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入集烈女後傳云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躬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壘旦之高入者欤洎乎篤終立誦薄葬昭儉既戒奎有於季氏亦无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并並詳覓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礼虞既厄於從理哲見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大枉未申驥足美夫

黃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祿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傳聞廣微絕群財成礼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卻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卻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環偉儷儷不拘經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弥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玉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及也豈霸朝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朝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數寔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駕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固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速也雖明之弗及猶患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在歟各悉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故且振補其甚議充隱將敬聽

之說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飽飢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故易簡而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繫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傷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惰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論于小器功止於霸朝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駕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興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興或以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然之親戚助之有事則通无人事則塞安得不

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
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
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蔽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
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无厭食主聽用察德之
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也且
人无愚智感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難得而知也
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雖能止之故
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如於微微而不絕其終
乃著天也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
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閑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
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閑梁使之相保也
賢不舉則有咎信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
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
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
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收養者各自取辨
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奸穢狼藉自頃長吏
特多此累有天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
知誰非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
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步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
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怕得此屬欲聖世美化俗平亦俟河之清耳
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卒而不苟
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
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曲且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其故寡過
而遠刑知恥以近礼此所以建不利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
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卑夷猾
夏則皇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
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植其財勇以結其故入君則

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死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死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任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差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若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於業而登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蠲旱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家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從軍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浩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亮詵

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共聞而敷服雲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虜虜內侵參軍屢見百姓饑饉詵至公卿君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弥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矣韞轡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聞喻朕恐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大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声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

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不知所適播醜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礼樂之用豈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礼以射德樂以諫功樂本於和而礼師於敬矣又問齊魯猾夏對曰我亦蠻貊夏侵敗主略雖古成豈猶有此虐故詩稱儉仇礼熾書數亦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安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于賞賂利安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刑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且聞王者之伐有征无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聚集則費積農傷則入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員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莫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

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馬奉世征南羌皆兵不刃摧抑疆暴擒其首逆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効也又問谷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許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礼義而致人於廉耻礼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貪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久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无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藝之有曲直壤良莠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敝人失其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須礪野旱年之望雨旱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

以尊德長久風醇俗美比數百年保天之祿而泰三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之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肩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幾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继天理物宰國安家非賢元以成也夫賢才之乏由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勤求賢員而佚以任之也賢員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素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宣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皆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且傾望休光希綦極唯明王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者工授職量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紳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即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言所聞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

復延見其具陳放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災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首負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若事有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文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問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神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軒輅蒞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家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遘元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未是以雖有水旱之害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不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无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當務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

而信道未孚也後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无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幾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弟一轉中書郎進正有方正已率十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駭議事此且施用遂為稽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比若此朕何憂父子种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字令魚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是黃門郎譚嘗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孝不倦喪慧有呂辨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礼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撫餞之因問曰留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云旨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門不栖蓬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

居聖人之器處非庶之上是教日頽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負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頗丹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曰異元凱之功在上者曰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无知才之實云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軀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哉故言昵而居原放宰詭寵而伍負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曰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統万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具務在擇才宣明嚴於垂光隱帶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韋陶見季不仁者遠

陸賈重漢遠表節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我旗南指
沔漢席卷于西征羌蠻慕化誠聞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疑後夜聞
聲而響赴殊于望陞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聖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
饑渴用疾於應響昔杜牧諷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
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
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德之去則備而守之蓋
安邊之術也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
睚屢作妖寇豈蜀人敢機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
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據岷隴吳據江表
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北蜀浪
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敢惑而吳人易動也然殊
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
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
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

列十二

七

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桀驁羗氏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
兵戈載戢武夫寢息知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向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
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
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昆吾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襲折
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盛儉狃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
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鏘鋒刃爲佃
器豈可倒戟于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
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
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
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致取
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率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
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罰周之隆而甫侯制律
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勸節刑
罰縣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无外矣又

策曰昔帝舜以三不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且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奏孝廉臺府簡良才以紘之廣非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天苑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主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礼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嚴光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未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孝為東主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主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澨之

濱夜光之璞出荆藍之下故以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太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冠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其苗裔商平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曰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魚鼎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不果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礼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郾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下功曹而廷掾張延為作墓數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并擢又譚為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公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郾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瑋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敷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王晏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主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言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

榮所怨文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曰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賤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太守正譚薦于寶范珣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為務察屬羣身以審己為分故疎庸老漢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聞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之謀策年尚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負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

列二

七

興初拜前軍將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怕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比自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子譚對曰昔許由果公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逸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逸若思每銜之及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客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帝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沒桑戰沒茂嗣爵始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李與譚齊為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言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幘幘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簪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驅多於州郡而息譽於

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太農
郎中令石珣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
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三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一朝失職
憤歎其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
是中國新平疆吳羨寶皆入志盈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曾僂其悅
故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
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
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賢甚過軸有懷於干祿卻詵等並韞價州里
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志
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
古人乎

贊曰郗詡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禔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漦泳
素業可父高芬斯盛

